







Small rectangular stamp or seal with illegible characters,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

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

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

道君傳語

衆官不須遠來衛士臚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玉並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乘

七寶輦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 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王入覲見

之曰此檀香椅子邪張婕妤拚口笑曰禁中用胭

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邪時



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

尚老者自揚州

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  
又有蕭守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為外郡監當  
前一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奏院  
前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于路衢而  
已郡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鼎澧群盜如鍾相揚么

鄉語謂  
幼為么

戰船有車船有棹船

有海鰲頭軍器有拏子

其語謂  
拏為鏡

有魚義有木老鴉

拏子魚義以竹竿為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  
程昌禹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捷木  
老鴉一名不籍木取堅重木為之長才三尺許銳  
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  
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  
擊賊船灰飛如煙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劾官軍為  
之則賊地無窰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  
倣賊車船而增大其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  
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軍平賊至完  
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



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妖氛了來看錢塘  
八月潮

鼎豐群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  
咤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為岳飛所破蓋語  
識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  
天上氣作山河壯 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  
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  
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六百人一路

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  
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  
下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  
五群仙角太平畢羅第六假團魚第七柰花索粉  
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飴鹹豉旋鮓瓜薑肴食棗餛  
子隨餅白胡餅饅餅 淳熙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邀議者謂當取壽穎宿三州  
屯重兵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  
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  
惟東北兩面而濠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  
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入仕有以貲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  
入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  
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揖已具獨懼虜有詰者尚  
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  
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  
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

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邪吾契  
丹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為  
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  
亦不必問其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為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 潭後復管勾江  
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耒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  
勝養馬大畧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  
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  
作東坡取其意為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  
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  
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  
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  
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車皆  
用二小鬟持香毬在傍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  
車馳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桂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

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天矯堅  
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杜音檜海檜  
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皆土檜也

晁以道爲明州船塢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  
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  
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  
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巷口踐滑而仆脛幾折  
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  
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



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塘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勳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仁宗賜宗室名 太祖下曰世 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 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閱是日 上早膳畢出郊從 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擐帶子着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

賜茶是日 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略計其費四百料八艚戰船長八丈為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艚海鷗船長四丈五尺為錢三百二十九貫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儵然一榻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



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秘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準勅惡詩今又有準勅頑硯邪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間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母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妻生定出嫁郤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郤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爲之語曰

江左二寶胡仲汪藻仲字彥時亦新安人終符寶郎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太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

幼子名捷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

以食遂爲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夫何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



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心可知。

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勅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勅局爲刪定官談經義衰不倦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

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爲農  
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能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旣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建中靖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



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卒二府猶張蓋搭絨坐而出軍民有懷輒狙擊黃相者既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並權省去候事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這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

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群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好問爲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粗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淵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爲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彦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安國禱在西掖時  
晉彦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  
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  
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彦  
終身以爲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榜陳福  
公作魁凌尚書景夏末名張魏公名黥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  
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  
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

傳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  
一日相遇於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去其  
鐫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  
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  
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旣名古相之名又字  
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坐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  
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亦  
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



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太常諸公同檢視郊社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嘆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我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万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倉卒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子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間然議者疑其少英偉之氣予爲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於都堂閣子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勲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



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於怒者此豈是邪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湏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被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鞵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

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慨慷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予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於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為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在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邪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又嘗謂予曰先人有遺藁滿四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



若死遂皆不傳豈容不亟歸邪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為大名機幙專委以修北京宮闕凡五年乃成歲一再奏功輒躡遷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濫賞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群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蓋此比也

陳瑩中遷謫後為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廉州編管陳某撰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賊廢後雖復官

去其左字季高緘題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為愧也孫仲益亦坐以贓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朝奉即乃署銜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予

問有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予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可析為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為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極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酬對而德昭愈自若



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  
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  
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  
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  
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  
之易焚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  
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  
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  
季可園是也

蜀人鬻薪皆短而麓束縛齊密狀如大餅餒不可遽  
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爲業者孟蜀時周世  
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爲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思名倫滌硯法用蜀中貢餘帑先去墨徐以絲  
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麩年九十矣人  
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聵  
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  
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



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贖矣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稍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嘆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邪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之法也

魏道弼參政使金人軍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於馬前斬之揮劍垂及頸而止故道弼頭微偏

使虜舊惟使副得乘車三節人皆騎馬馬惡則蹄齧不可羈鈍則不能行良以爲苦淳熙己酉完顏璟嗣僞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張飲食亦比舊加厚

淳熙己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里館之因遊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邪千里笑而已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群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



又極怪至有姓斜卯者己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暮看失胭脂遠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語之曰此意古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荆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山陰陸游務觀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子在蜀見其稟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呼笛為獨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於天台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邪季不復敢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爲生其佳者質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悶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

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葉相夢 堂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隣家隣家訟之謂它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它時拆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蜀人任子淵好譎鄭宣撫剗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華



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拒於盟言  
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曰必如此乃  
束縛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  
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  
狀訴云均是 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 祖宗面  
荆公厲聲曰 祖宗親盡亦湏祧遷何況賢輩於  
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  
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  
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詩多訓戒語後人取爲籤以占  
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爲籤亦驗  
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遣僧則華往求  
籤得遣興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  
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罔咎林茂  
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  
讀之惕然顧迫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



矣

李知幾少時祈夢於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  
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為名字則及第矣  
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法勁  
健過人宗室微亦然然猶是自幼習之梁子輔  
年且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左手逾年作字  
勝於用右手時遂復起作郡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  
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  
賊聞其善畫使圖所擄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  
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平生  
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  
今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嘗見蜀  
將吳玠被賜數百緡皆經奉御者壽皇即位惟  
臨朝服絲鞋退即以羅鞋易之遂廢此局

今上初即位詔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  
進素膳

舊制 皇帝曰御膳 中宮曰內膳自 成皇后



初立懇辭內膳詔權罷今中宮因之

駕頭舊以老宦者抱繡裹兀子於馬上高廟時猶

然今乃代以閣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送北客至賜宴罷有

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湏索忽操白刃入斫聖

美其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臂幾斷虞候卒

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

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

曾服花藥石散否

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祁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

又性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書必

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

不與客接旣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

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敗餘二舟無它遂以

歸普慈築閣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爲分別力欲平之

有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榜子初無定制且僧

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乃用榜子幾與

胥史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曉之久之乃已



饒德操詩為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縱酒  
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簷浩歌慟哭連  
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言欲  
投塵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大驚奪而  
焚之早死

王性之讀書真能五行俱下徃徃它人纔三四行性  
之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贄者且觀且捲俄頃即置  
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實工拙皆能記  
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氣燄熏灼手書移郡將欲

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  
好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  
郡將以禍福誘脅之皆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  
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  
起居閣門亦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  
參止磬折遂拜今閣門使先以笏叩額拜皆  
然謂之瞻笏亦不知起於何年也

德壽宮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書  
四字今重華宮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今上



御書

予初見梁歐陽顧傳稱顧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  
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  
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縷亦頗精叩之  
馨々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  
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  
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  
也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  
人曰周公孔子者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

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  
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旨矣

酉陽雜俎云茹子一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蘇或  
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茹子亦未  
必然

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  
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塘峽峭壁  
上明年峽漲有龍起峽中適碎石壁亦可異也方  
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牒入官權教授出



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脚當云老於文學乃克爲之聞者爲快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僊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甚衆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聞者皆笑

呂元直作相治堂吏絕嚴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頰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譴今乃如蒼頭受辱其不足

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著草履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堂吏相顧稱善而退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勲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勲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洪駒父竄海島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  
過海身

北戶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  
油飯以煎魚蝦雞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為  
之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三字語相近  
必傳者之誤

護聖揚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被  
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  
宜睡天下第一樂也予雖未之試然覺其言之有  
味後讀李端叔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  
固有知之者矣

陂澤惟近時最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為人侵耕幾  
盡閬州南池亦數百里今為平陸只墳墓自以千  
計雖欲疏濬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成  
都摩訶池嘉州石堂溪之類蓋不足道長安民契  
券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蓋盡  
為禾黍矣而興慶池偶存十一二至今為弔古之  
地

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 羅而過之耀州出



青瓷器謂之越器亦以其類餘姚縣秘色也然極  
麤璞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燭粟名聞四方它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  
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閣愷出使虜廷至燕山忽  
有兩人持燭粟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  
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往時執政簽書文字率著帽衣盤領紫褶子至宣和  
猶不變也

予童子時見前輩猶繫頭巾帶於前作胡桃結褶子  
背及腋不皆垂帶長老言褶子率以紫勒帛繫之

散腰則謂之不敬至蔡太師為相始去勒帛又祖  
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衣一篋袴有繡者白  
地白繡鵝黃地鵝黃繡裏肚則紫地皂繡祖妣云  
當時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歸鄉墓客來亦必  
着帽與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從  
其子出仕必着帽遍別隣曲民家或留以酒亦為  
盡歡未嘗遺一家也其歸亦然

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  
鮮華為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江瀆廟西廂有



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也

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  
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  
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  
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為勝不然  
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

仲翼有書名而前輩多以為俗然亦以越予嘗

見其飛白大字數幅亦甚工但誠不免俗耳

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  
藏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今不

知何在矣

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宦  
當作御史排擊姦邪否則為將帥攻討羗戎餘不  
足為也故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焦氏者為  
之飼鷹鷄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  
也晚守泗州翁彥國勤王不進以留泗上表之面  
叱責之且約不復餉其軍彥國媿而去及張邦昌  
偽赦至率群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  
偽命卒不能越泗而南所試繞一郡而所立如此  
許頴之間獵徒謂之賈大夫云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  
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  
藏其味於翼間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  
亞之舅爲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爲巡官巡  
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  
稱然北方市醫皆稱衙推又不知何謂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  
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  
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

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  
字說特免省 門下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  
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  
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  
霄字云凡氣升比兩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  
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  
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 隱可使十目視者直吾  
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時此學旣廢予平  
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兼每相見必談字說  
至暮不雜它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



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廷珪張遇以下  
皆有之李黃門邦直在真定嘗寄先左丞以陳瞻  
墨四十笏盡以爲伯祖壽晚年擇取尤精者作兩  
小篋常置卧榻愛護甚至及下世右司伯父舉篋  
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寶汝宜謹藏之不取一  
笏也

承平時滑州冰堂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  
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

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  
不獨太清而已

柳子厚詩云海畔尖山似劒鋌秋來處：割愁腸東  
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劒鋌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  
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  
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慢也  
先左丞每言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事  
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每語人曰天上無凡俗仙人



此妙語也仙傳載有遇神仙得仙樂一部使獻諸朝曰以此爲大唐正始之音又有僧契虛遇異境有人謂之曰此稚川仙府也正始乃年號稚川是人字而其言乃如此豈道華所謂凡俗仙人邪宗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支吾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

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湏幣帛朱砂紙筆沉香乳香之類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爲言盜賊大起馴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恠也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  
物則春幡燈球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  
花菊花梅花皆併爲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  
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山陰陸游

務觀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  
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  
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  
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  
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  
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  
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况  
能舍母而與公軍事邪魏公太息而許之



僧法一宗果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携一笠果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果起登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果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此物邪我適爲汝投之江流矣果展坐具作禮而行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官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

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宮教點兵士書都下  
關然傳以爲笑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於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歎門求見善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謂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汝邪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



人蓋永嘉人林靈噩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  
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  
道官至藥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  
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釋解  
且以書慰安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以爲笑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嘗  
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墻壁使極  
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  
客莊敬不肯多語弟子曰小道人極愿慈嘗歸淮  
南省親至七月望日隣有住庵僧召老葉飯飯已

亟辭歸問其故則曰小道人約今日歸矣僧笑曰  
相去二千里豈能必如約哉葉曰不然此子平  
日未嘗妄也僧乃送之歸及門小道人者已弛擔  
矣予識之已久每訪之殊無它語一日默作意欲  
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卧內燒香具道其遇師  
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  
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爲歇後非也書彌  
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  
為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吳益以愛壻為嬌  
客施全以挾刃為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羽客  
某人以治產為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為狎客曹  
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為說客初止有此九  
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  
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為弔客足十客  
之數

鄉里前輩虞少崔言得之傅文子駿云洪範無偏無  
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  
為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  
則箕子語傅文博極群書少崔嚴重不妄恨予方  
童子不能詳叩爾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啓運宮內臣武師  
說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入謁謂  
客將曰此特監當耳待以通判已足過禮乃令與  
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  
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  
殿也企李不為動顧卒曰但扶自當具奏雍容終



禮既退遂奏待罪朝廷爲降師說爲泉州兵官云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  
吏甚衆專應付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  
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宗國夫人者謂之童夫  
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  
求及期猫不獲府爲捕繫隣居民家且欲劾兵官  
兵官皇恐步行求猫凡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  
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  
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  
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  
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  
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  
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與

岑參在安西幙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常  
應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  
語意悉同而豪邁閑淡之趣居然自異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  
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正典刑乃  
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於庭



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召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然未嘗更外任奉祠居臨川郡守月旦謁之達明見其騶導歎曰人生五馬貴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止索解人亦不可得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為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贈言乃為或者藏去子充極愛其遣辭之婉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



言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日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謂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爲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死。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爲宗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愀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攔楮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華人每日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張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句云我到左馮今一月何曾得見好孱顏蓋同州亦登高乃見之爾

淳化中命李至張洎張泌宋白修太祖國史久之僅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吳淑修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命曾鞏獨修五朝國史責任甚專然亦僅進太祖紀叙論一篇紀亦未及進而鞏以憂去史局遂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常住餘姚法雲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薇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利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湛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邪持復拱手曰弊院是實數守爲撫掌

處士李璞居壽春縣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擊而上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

中有龍鱗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先君嘗親見之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簽判晏美髯人目之爲晏鬚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蒲座皆笑

晏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麵湯餅乎景初曰有麵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蜀俗厚何耕類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會有司亦自竒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議其偶近



暗號也師渾甫本名某字渾甫既發解志高退不  
赴省試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渾甫也俄遂  
登第渾甫因以字為名而字伯渾人盡知之弟  
仕亦至郡倅無一人議之者此事若在閩浙訟訴  
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  
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  
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  
為諫官張真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馮園仲  
及僕蓋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

此見知得拔擢何也當搨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  
笑而罷起莘方為言事官而真父戲之如此雖真  
父豪氣蓋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  
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况送張衛尉詩曰綠  
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  
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傍白  
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义蓋僧伽行者  
上曰可賜度牒與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支成實

徽廟手摘以賜燕



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支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近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蓉橋至大樓曰南定氣象軒豁樓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梁子輔作守時所創也正南面下臨大江名曰來風亭亭成子輔日枕簟其上得末疾歸雙流蜀人謂亭名有徵云

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外蠻峒蠻人持至瀘叙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為上品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官者為之貿易蠻判官蓋郡吏然蠻人懾服惟其言是聽太不直

則亦能群訟於郡庭而予過叙訪山谷故迹於無等寺佛殿西廡有一堂群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為之長寸餘而扁狀若牌子折竹為籌以記勝負劇呼大笑聲如野獸宛轉擅上其意甚樂推髻獠面幾不類人見人亦不顧省時方五月中皆被擅毳臭不可近

孔安國尚書序言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謂隸書古謂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讀誦近者善隸書者輒自謂所書為隸古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諂諛然猶趣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牋啓故謂手書為小簡然猶各為一絨已而或厄於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絨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叙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師當國有諂者嘗執政矣出為建康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十之一用之於是不勝其繁人情厭患忽變而為劄子衆稍便之俄而劄子自一幅增至十幅每

幅皆具銜其繁彌甚而謝賀之類為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為參政始命書吏鏤版從邸吏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為例政府雙書遂絕然牋啓不廢但用一二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



又通謂之簡版或簡牌子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  
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  
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紙肆作手簡紙賣之甚佳  
士大夫交謁 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  
牒若今公文後以為繁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  
刺前不具銜止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  
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  
黃晁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  
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閣人云某官來見  
而苦於閣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榜子直書銜

及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案古  
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  
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  
熱藥得謗群醫至為謠言曰藏用擔頭三斗火人  
或畏之惟晁之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  
寡盡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  
宜多服之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為害此蓋稟賦之  
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蓋丹為石  
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丸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  
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背腫急視之隨  
視隨長赤焮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  
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之兩日至數斤  
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  
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  
餘得癩疾危甚群醫束手虞世獨以為必無可慮  
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法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

招客暮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窺園謂勤苦  
不遊嬉也館中 有園每會飯罷輒相語曰今  
日窺園乎此二事甚相類

范丞相覺民拜參知政事時歷任未嘗滿一考

宣和中百官庶府悉有內侍官為承受實專其事長  
貳皆取決焉梁師成為秘書省承受坐於長貳之  
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學士院而已

趙高為中丞相龔澄樞為內太師猶稍與外廷異童  
貫直為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吳玠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仙人原潭毒關之類皆



創爲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蒂圖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夾壁間謂之瑞百合圖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病風者爲雲畫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語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計公家富有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曰爾便雲漢坐皆惘然而曹肆罵不已事聞復還右選除閣門官

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爲柄舊矣忽變爲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种彛叔靖康初以保靜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旌節有聲甚異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時安重誨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實錄二人者皆得禍彛叔雖自是登樞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彛叔赴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蕃群犬窺籬落驚起南朝老大蟲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